



日記故吏大全
末
中

9
4082
2



門 0
號 4082
卷 2

未收

河南生
野中十八

藏書

藏書

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卷

溫陵 張瑞圖 校

孝感類 孝親之行感天地鬼神感發

涌水出魚

東漢姜詩 廣漢人 事母至孝 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
詩子汲水溺死恐母念詭以為子行學 假休子出
也 妻常泝流而及之 逆水而取也 姑嗜魚膾又不能獨
食夫婦嘗力作供膾 霍工而取也 呼隣母共之舍側忽
有涌泉味猶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
後群盜過門縮首斂氣相戒曰不得驚孝子之家

甲辰文庫

涌泉出魚

五代陸通人吳郡性至孝母吳氏好食魚北上魚少得之甚艱後宅側忽泉涌出而有魚得以供母時人名為孝魚泉通後為太司寇

泣竹笋生

吳孟宗字子恭江夏人父早喪母老病篤冬月思笋食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大頃更平地迸裂出笋數莖持歸作羹母食之而病愈

剖水鯉出

晉王祥字休徵琅琊人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祥念養

言逆來順受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

天寒冰凍祥解衣持剖冰求之忽冰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母鄉里驚其孝今肇慶府每水陳有人卧迹焉所致

董永傭身

漢董永人少失母獨養父家貧傭工于人父死無以葬乃就主人貸錢一萬約曰後若無錢還當以身作奴及葬父畢還於路忽遇一婦人求為永妻同至主家主人令織絹三百疋放還夫婦乃織一月而完主驚遂放還行至舊相逢處婦辭永曰我天之織女

因君至孝助君償債今不得久停雲霧四垂騰空而

去今泰州有線絲井焉

漢郭平家貧力學親死不能葬遂賣身於富室為傭

人雇工也覓錢營墓取工錢葬鄉邦稱之舉孝廉官至朝

散大夫見漢書孝義傳並性理喪禮篇

郭巨埋子

漢郭巨家貧養母妻生一子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

曰貧乏不能供給也也共與埋子兒有再育母不可

再得言母老不妻泣而從之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

黃金一釜金上有云天賜黃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奪

人不得取巨父沒盡以家財與二弟而自貧之故巨孝悌動天地焉

感天雨錢

唐熊褒建陽人天性至孝為御史大夫時例無俸給

祿也惟立功則時有賞唐末值黃巢之亂有此例公悉散之部下

之家無餘資為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以孝感天雨

錢三日然後能畢葬事所剩盡入于官時人稱之曰

忠孝兩錢公

感蠶復明

晉盛彥字子翁其母王氏失明見也彥一日他出妻

以蠶蠶炙而饋母母食以為美彥歸見之抱母痛哭

絕而復甦死而復生遂逐出其妻後母目豁然復明莫不稱其孝感

感遇藥藤

南朝鮮叔謙雁門人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首祈福叩頭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瘥好訪無識者至宜都地名遙見山中一老伐木問其所用曰此療風丁公藤也叔謙即伏地流涕具言母病之由翁愴然與之並示以漬酒法酒之方叔謙拜受視翁不見依法為酒母病得愈

感得石英

北朝梁彥光字修之安定人少有至性十歲時父篤疾醫得紫石英可愈彥光求之不得憂痺不知所為憂苦憔悴無計可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不識持之而歸醫視之即紫石英也父病得瘥此皆孝

拾甚感盜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值王莽亂天下大荒順拾桑甚桑子也赤黑二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親赤者自食赤黑酸甜而賊知其孝乃遺順米二斗牛蹄一隻

拾菜感盜

拾菜感盜

後漢張禮沛國孤養老母時歲荒拾菜歸遇賊欲殺
食之禮叩頭云家中老母朝未得食乞命歸家少時
供給即來就死賊遂放去禮弟張孝隔牆聞之密自
走賊所曰向者欲歸作羹者是吾兄也兄養母辛苦
羸瘦弟肥肉多願代兄命禮復至賊所曰禮本許殺
何得殺弟賊見二人慈孝皆不殺

安母感盜

後漢趙咨東平人有孝行盜夜劫之咨恐母驚乃先至
門迎盜拜曰老母疾病須養家食朝夕無儲積蓄也
少置衣糧畧存衣食婦子之物一無所請妻子之物盜取去盜

皆慙曰孝子也所犯無狀于慕賢者盜知非理起好人遂辭
謝而去

安母感盜

元蔡五九作亂賴祿孫負母挈妻入山避盜
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刃之祿孫以身翼其
母翼護也泣曰寧殺我母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
祿孫含唾哺之以口吐沫盜相顧駭嘆不忍害
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
之婦仁宗帝聞之特賜旌表

感免馴擾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篤孝母滯病三年邕未嘗

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平廬于塚側動靜以禮自

白兒馴擾其旁又水生連理遠近奇之多性觀焉後

邕仕漢遷尚書今戲文經伯喈於不孝乃雙白為黑

博古君子幸取正於斯焉或有格於冥冥也

感鹿馴伏

宋褚無量字弘度明性至孝喪母哀毀踰禮既葬

廬墓而居有群鹿馴伏不敢解其墓松人以為孝感

孝子代父

梁吉玃父為武原鄉令官為奸吏所誣坐罪當死吏

以其官玃年十三搥登聞鼓鳴父之冤乞代父命

玃父朝廷疑人教之使廷尉盛陳拷具拷具刑施玃

堅不變乃宥其父罪代父之

孝女贖父

漢太倉令名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錄押京

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當行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

非有益言女不能救父也其少女緹縈名悲泣隨至長安上

書曰妾父為吏齋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由

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也連雖欲改過亡繇

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

悲憐其意下令除肉刑占者男子犯法皆曰肉刑漢文

帝感網繁之旨除此刑後遂不用

打虎奪父

晉楊杏首陽楊豐女也香嘗隨父獲粟田間收稻豐

為虎所噬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奮不顧身但

知有父而不知有虎勇諸前諸往也搯持虎頭其手虎

亦縶然而逝也父因得免香之孝如神使之也

投江抱父

後漢曹娥曹時女也漢安初端午日父為巫祝神者

沉江迎婆婆神江神在浙東上虞縣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浴

江號哭晝夜不絕聲者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抱

父尸浮出上虞縣長度向名井以禮尸焉元順宗封為

靈孝夫人

擊豹奪父

元王氏女父出耘舍旁遇豹為所噬曳之升山父因

大呼女識父聲驚起赴救將父所棄之鋤追擊豹腦

而殺之其父遂得生返

訖虎念母

大明朱泰家貧鬻薪養母一日入山遇虎負之而去

泰勵聲曰虎今食我獨恨老母無托托虎忽棄泰于

地急走不顧如人驅扶若有神使也泰乃匍匐歸行也鄉黨以其孝感名為虎殘

義烏助土

漢義烏縣有顏烏者事親盡孝父亡貧無葬埋竭力負土為墳群烏銜土助之其吻皆傷流血悲鳴因以名縣為義烏今華有

孝鸛奠母

唐大寶末長興縣邑人沈朝名家畜一母鸛育卵子而腸出將死其雛悲鳴不復食母死啄敗為覆之又封列前若祭奠狀向天長吁數聲而死沈

氏異之函二鵝埋焉今呼為孝鵝塚在縣東蔣灣鵝

類也知生育之恩而委曲盡孝以殉母也如此可以久而不如鳥乎增出之用以愧動物之靈者

○孝念類孝親之念生盡力死盡思名不虛傳

子路負米

周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家貧嘗食藜藿之菜野草為親負米百里外勞苦以供親也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衾而坐列鼎而食粟祿也乃嘆曰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可復得乎孔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

丁蘭刻木

漢丁蘭河內人少無父母不及奉養乃刻木為親像事

之如生隣人張淑妻從蘭妻借物蘭妻問借答木像

不許不以借焉張淑醉罵木像以杖敲其首蘭自外

歸見木像垂淚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擊淑而告之

官司郡縣嘉其孝通神明奏之詔旌其門

圖畫父像

隋徐孝肅汝郡人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形貌於其母

因求畫工圖父之像置於家廟而享祭焉事母數十

年家人未嘗見其忿怒之色及母終茹蔬飲水盛冬

單衣毀瘠骨立瘠瘦也見者無不悲痛

夢見母像

唐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早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亡

辰母亡日也終日涕泣追慕廢寢食忽夢見母狀及覺哀

號乃刻木為像敬事如生

攀柩而號

魏王哀字偉元父儀名也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

命無罪而殺未嘗西向坐魏在西方示不臣朝廷廬於墓側旦

夕常至墓拜跪扳柩悲號涕淚著樹樹枯母畏雷每

雷震輒到墓曰哀在此慰母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敗屋不葺

南宋何子平海處人母喪八年不得管葬晝夜號哭冬不衣絮夏不就涼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姪名欲與葺理子平不肯曰我事情未申母喪未葬也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興宗聞之甚加矜賞為營塚塋

隣母輟食

晉王隱之字處嘿年七歲執父喪哀毀過禮每號泣人為之流涕與太常韓康伯隣居也母賢明婦人也每聞其哭輟投筋輟止也為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

衡吏部用資之權當舉此等人及康伯為吏部隱之遂登清

級康伯因母敬其孝而薦之亦孝母敬賢之人也

鄰里輟社

魏王修華陰人年七歲以社日母亡來歲里社修感念哀甚追思日痛絕而蘇鄰里為之輟社輟止也過之而傷感也

捫瘡輟哭

宋寇字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未人性嚴也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屈也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撫也其瘡痕足上瘡也輒泣

飲酒不醉

宋蔡齊仁宗朝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酒好伴往至醉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丁日友人諷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鵲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起謝之自是非醺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念其母恩未報一言也

聞雷輒泣

後漢蔡順母性畏雷身歿停喪在堂每聞雷震順輒園家而泣曰順在此順在此以慰母憂也後東家朱火順不能移伏棺大哭寧自焚死家室毫不顧念火乃飛

于西家

遇石不踐

宋徐積楚州人生三歲父羅城君卒父為羅城縣令晨昏匍匐床下求其父甚哀及長以父諱石也名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足踏也或曰天下遇石多矣必避之為孝他日山行奈何答曰吾豈固避之哉遇之休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也宋神宗賜以帛米及卒賜謚節孝先生

望雲而思

唐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受并州法曹理刑官親在河陽

地名仁傑登太行山反顧回頭也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

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見雲移乃去瞻望也悵恨其遠于親也

後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異

調官不赴

宋范純仁字堯夫蘇州人事親至孝父母在調官皆不

赴就也親遣之辭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

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辭官奉祖

後漢虞詡字外鄉陳國武平人年十二通尚書早孤無父也

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授之官辭曰祖母

九十非詡不養乃止後祖母終辟為郎中鄧太后以

詡有將帥之畧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永和初遷尚

書令永和順帝年號尚書令官名

陳情養祖

晉李密字令伯蜀人父早亡母更適人改嫁也密年數歲

思母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祖母有疾密不解帶

湯藥必先嘗蜀亡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

年高無人奉養乃上表陳情辭不就職帝嘉其誠歎

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官給衣食

棄官省父

南齊庾黔婁妻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遺疾黔
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醫云欲知父瘡
劇病好但嘗糞甜苦易泄痢妻輒取嘗之味轉甜滑
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祈以身代

大明胡居仁餘子事親孝父病劇居仁嘗糞味苦父
病果愈扶元羅一峯先生友善之

棄官尋母

宋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州名半母劉氏為嫡母所妬
出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
刺血寫榜飲食不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神宗

年號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行次桐州得
焉母年七十餘矣迎歸而平涕泣幾喪明雍守錢明
逸以事聞奏于朝也由是天下皆矜其孝焉

求官報母

唐任敬臣字希古濟南人五歲喪母哀毀悲慟七歲問
其父英名也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
立志從學博極羣書舉進士唐武宗時作郎中父憂而
勝哀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服除遷官也後至弘文館
學士

顯忠報父

宋揚政字直夫臨安人父忠名也與金人戰死政甫七歲

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親必忠於君此兒其

大吾門乎言必光大其門閥也後移孝顯忠積官至環慶路安

撫使詔封其母為感義夫人母卒執喪盡禮起復持

兵拒金虜功効顯著官至大尉環慶路地名

血漬父骨

唐王少玄父死於亂兵少玄甫十歲哀泣求尸時白

骨覆壓死者未知孰是解尸多難或教之曰以子血漬

之而滲者父骨也骨有殘肉曰骨少玄乃刺血瀝遍諸骨體

無完膚始獲父骨而歸葬焉

身代父命

元英宗名頭德性至孝為太子父仁宗不豫病英宗

年十有七在官憂形于色每夜焚香泣告於天請以

身代父命誠發于哀真心及仁宗崩哀毀過禮素服

寢於地日歆飲也一粥後入太廟至仁宗太室即流涕

哀慟左右為之感慟

徐積號墓

宋節孝先生徐積母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廬墓三

年臥苦草薦枕塊積磚塊積經不去身積經音崔送雪

夜伏墓哀號問事死如生也寒否事死如生也翰林呂泰造廬下問其

號哭曰鬼神中夜聞此聲亦為公泣矣後居州學教授舍設孝妣几筵父亡曰考母亡曰妣凡筵父亡曰考母亡曰妣即今之靈床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去蚊蚋思其平日所嘗日以供祀

張孝殉親

大明張孝字有誠潭懷人喪父下塋于太行山六十里無人居孝廬墓側朝夕悲號躬汲泉水日煮米半盂強自沽活獨居四年鄉達勸歸因焚其廬孝復鑿土穴居數月因母疾始歸猶不食酒肉人勸之孝曰先考諷我儒業讀書行道不及成立終天之恨也後領正德己卯歲貢始食肉又二年母卒孝乃一哭而絕

焉何太史

翰林

憐其子幼不能舉喪言於時郡守出

俸金易一塋于近郊遷考之柩同母子三喪並葬之

扁其門曰孝子之家

友悌類

兄弟同胞之親情如手足所當愛敬者也

食果取小

後漢孔融字文舉

潁川人

四歲有恭讓之性與諸兄共

食梨棗輒取小者人問其故

問其何故

答曰我小兒

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知其幼而知禮也

財產中分

漢薛包字孟嘗

汝南人

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

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且入而洒掃晨昏不廢親雖不慈而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中也均平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姑不能使也甲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物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子數破其產數音朔包輒復服給之安帝聞其賢公車徵拜侍中名官包稱疾告歸賜米千石歲問起居賜牛酒年八十餘以壽終

扶兄療病

晉成寧中大疫時帝庾亮二兄俱亡次兄毗名復危殆厲氣方熾也父母諸弟皆宿於外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亮性不畏病遂親身扶持晝夜不眠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還毗病得瘥時以亮扶也亮亦無恙也父老感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療癘不相染也

為姊煮粥

唐李勣字懋公曹州貴為僕射音亦宰其姊病勣親為燃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自苦如此

勸曰豈為無入耶顧今姊年老勸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可得乎

奉兄盡禮

唐崔孝偉博陵人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順兄之命不敢自專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不帛不入私房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問兄飢寒

宋司馬光與兄康伯友愛尤篤相愛康伯年八十公事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指共背曰衣得無薄乎披按聲之也

同被共寢

漢姜肱字伯淮彭城人兄弟四人友悌天性敬長常共起居同被而寢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入房室妻不愛弟也嘗遇盜兄弟爭死盜並釋之陳蕃荐之朝辭不就徵

長枕共寢

唐明皇名隆基性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指唐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四合室如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焉

同衣進食

漢李充字大遜兄弟同衣通食通而食妻思分異乃

逐其妻徵為博士儒官也即朝廷重其賢

吹火熱鬚

唐玄宗睿宗子兄薛王業有疾上親為者藥回風吹

火誤熱也其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

愈鬚何足惜

存姪棄子

晉右僕射鄧攸字伯道永嘉末没于石勒懷帝末年

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

及其姪綏也名度不能兩全乃曰吾弟早亡惟此一息

弟止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

有子妻泣而從之棄其子存其姪卒以無嗣其後綏

服攸喪三年姪以父禮

止母虐兄

晉王覽瑯琊人王祥繼母朱氏子也母遇祥無道非母

覽年數歲見祥被毆杖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十五年

每諫其母其母少止丙虐有丹柰結實果如母命祥

守之每風雨祥則抱樹而泣覽與祥俱與兄又虐使

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姊也朱患之乃止異母

為弟而深愛其兄固為難得者母亦以其夫之心

一門爭死

漢靈帝朝禁黨人子小入指君張儉與孔褒有舊亡命

也逃死抵賈不遇也抵投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張儉事泄

儉走收褒融送獄融曰藏儉者融也褒曰儉來投我

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坐罪一門

爭死郡縣不能決乃上讞之奏其詔因坐褒

代弟越賊

後漢趙孝沛國人天下亂人相食弟禮名也為賊所獲孝

聞之即自縛詣賊曰請至也弟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

賊驚並放之

唐肅宗時王遇武進人與弟王遐為亂賊所執兄弟爭

代其死兄代弟死賊憐其友悌俱縱之放去也

射牛不問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

還宅其妻迎謂弼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恠問直答曰

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弼曰已知

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感樹復居

隋田真兄弟三人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花甚

茂兄弟共議破而為三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

曰記女事

謂兄弟曰木本同株當分根使無悴况人兄弟孔懷
孔甚也懷思也言兄弟甚相思念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
感而更合紫荆復榮花開盛茂

降師類

師傳道德之尊義同君親所當隆厚者也

待師如君

周伯牛姓冉名耕魯人受業孔子以德行去稱嘗有癩
患風疾也疾孔子往問之伯牛以君禮尊其師遷臥于南
牖下遷移也使孔子得以南面視已如君視臣之疾
必南面也孔子不當因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與
之永訣永訣別

待師如親

周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孔子弟子孔子歿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三年之外門人治任任平持歸行李也入揖
于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于場
家上獨居三年然歸如子貢廬墓六年而去

孺子取履

漢張良字子房韓人嘗遊下邳圯音上楚人謂有一
老父至良所墮其履於橋下天下顧謂良曰孺子
稱下取履良愕然為去其老乃下取履跪進老父以
足受之良大驚良以為驚異也老父去里許復還曰

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誠其所疑之良
曰諾五日平明往老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
也去後五日早會觀其意良雞鳴而往老父又先在
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早來又觀誠良乃半夜往
有頃刻少老人來喜曰孺子當如是言如學求教者乃
出一編曰讀是則為王者師遂去見其書乃太公兵
法呂尚佐武王伐紂良習之智謀之道知王天下之道佐高祖破強
楚取天下

童子作粥

後漢陳國童子魏昭

字德公

請於鄒泰曰經師易遇

通

人師難遇故好入之願在左右供給西歸弟子
泰許之泰常不佳不快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即
泰呵之責之曰為長聲上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
不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平進復呵之如是者三
如老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
而後知子心耳遂善之

設帳授徒

後漢鄭玄字康成高密人事馬融融素驕貴坐高堂設
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門生四百餘人玄在門
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

誦不怠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可圖像也之故召玄見拔樓

上玄因質諸疑義義理問之疑及歸融謂門人曰鄭生

去吾道東矣謂傳其道於東方也玄之好學不以

己盡傳其道矣學記曰篤學

設拜請問

宋呂榮公名希哲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陳忠肅

公名元豐進士神宗號為翰林點檢經由揚州見榮公

公危坐堂上時設六拜請問必恭如新學小生如小

禮也見榮公夫人亦盡敬致拜尊師盡敬如此

端坐不語

宋焦字伯強河南人嚴毅方正召申公名公招延

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

日竟夕竟盡也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

降辭色待諸生知過而

立雪不歸

宋御史游酢音昨字定夫建安人與侍郎楊時字中立將

入初見程伊川先生伊川瞑目而坐瞑閉二子侍立

不去既覺去謂二子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

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

迎置執禮

宋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少事師倪天隱桐廬人天隱奇

之後舉進士第一為保信軍節度使憲臺迎天隱置

于學執弟子禮事之甚恭雖貴而不忘其師已長而

猶如少年也

以道自重

宋程頤字正叔號伊川哲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侍講正

叔侍上甚莊上畏之時潞公為相未幾年九十矣

對上甚恭或謂正叔曰君之倨微視潞公之恭議者

以為未盡言正叔未盡正叔曰潞公大臣事幼主不

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傳以道自重所以不同也

不敢邪心

宋徐積字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頭容稍偏安定

厲聲云大呼頭容直積因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

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焉

不欺終身

宋賈黯字直儒中去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

守賈公謁文正曰某晚進遇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

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公受教不忘每語人曰

吾得范公二字一生用之不盡狀元終身受教如此

日記故事大全卷三終

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卷四

溫陵 張瑞圖 校

交誼類

朋友信義之交情如兄弟所當親洽者也

鮑子知我

齊

春秋時

管仲字夷吾

穎上人

少

與鮑叔牙交鮑叔知

仲賢終善遇之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

以貨居市

利分財利自取

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因其利故

嘗為鮑叔謀事而吾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

時不利故因

吾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

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三戰三走鮑叔不

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留身奉母不死于戰

吾與召忽事公

子糾召忽死難

去邑

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恥知

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

仲不死難留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鮑叔疾管仲不食曰天下莫知我也

左儒爭死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

去邑

之於王

許伯之無罪也

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

友也

以君為非以友為是

儒曰君道友逆

若是道友逆理

則順君以誅

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

易則死儒曰士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正君之過以明

杜伯之無罪王遂殺杜伯而左儒死之

掛劍示信

吳

春秋時季札

泰伯十世孫

出使

去邑北

過徐君

友也徐君愛季

札

劍佩之劍口弗敢言

季札心知之為使

去邑上國

而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塚樹

上拜而去從

去邑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用乎季子曰始

吾已心許之矣豈以死而背吾心乎

過堂期信

後漢范武字巨卿

山陽人

少遊大學

國子監

與河南張邵

字伯

並告歸鄉里

告假回家

式謂邵曰後二年當過堂拜

令尊親其母乃共尅日至期邵白母請設饌以候之

為飲食以待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期之審耶詳審

也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乖違失信也言是期果

至母大悅巨卿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冒雨赴獵

魏文侯戰國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至期大

雨命行左右止之文侯曰與人期不可失信乃冒雨

以赴往也於是國人服之

冒雪訪戴

晉王徽之字子猷義之子嘗居山陰大雪閑室酌酒賦

詩四望皎然忽憶戴安道時安道在剡音溪在富春

卽命掉舟訪之到門而返或問之答曰乘興而來興

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典並

膠漆不如

後漢雷義字景公鄱陽人與陳重為友情如兄弟舉茂

才義有才訓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走不應

命詐為狂疾不鄉里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言交

切不獨應後同舉孝廉俱為尚書郎

值賊不去

晉荀巨伯遠省音友人疾省探訪也值胡賊攻郡五

之亂攻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皆
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棄之
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義重旋軍而還而去

戴和金蘭

漢戴和每得益友焚香告于先祖則書于簡記其姓
干編曰金蘭簿書其結交盟曰誓卿乘也與也我戴
笠也他日相逢車揖貴不忘卿步行也我乘馬也
他日相逢馬須下富不忘其交游始終一於誠敬如

此名曰金蘭者好友志堅如金味香如蘭也

傳霖星學

宋傳霖青州人少與張詠同學友善後詠顯達求霖
二十年不得一見及詠守宛丘陳地霖素善星學觀五
理也知詠命將終乃披褐乘驢而往扣門大呼曰傳
語尚書青州傳霖來見詠喜曰先生昔何隱今何由
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厭貧賤而慕富貴不智
也知人禍福而不之告不仁也今子將謝世故來一
見以訣昔年交雅之情耳詠曰人皆幸友之貴而附
其勢乘友之危而掩其利先生不然也微先生語幾
自忽矣相與盡歡而別後一月詠果卒

睦族類

人之宗族生由一祖譬如草木枝葉雖多而根則一也

百口同爨

元魏楊椿字延慶華陰人家世純厚昆弟相事如父子且則聚于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悽慢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優間外還共談笑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麻同爨庭無間言總麻三月服族之疎遠者也今皆同爨無分別也無間言無異辭也

七世敦睦

晉范毓上音几下音育字雅春敦睦九族敦厚也睦和也九族高祖至玄孫客居青州逮毓七世其家兒無常父子無父我交無常主衣無分汝奕世儒業敦倫好義奕世累世也

六院同庖

唐劉君良肅州人四世同居族兄弟尤同產斗粟尺帛無所私武德中高祖年楊洪業至其家見六院共一庖厨舍子弟皆有禮節嘆服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貞觀太宗年表異旌表其異于人

九世同居

唐張公藝壽張縣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年高宗封泰山增土而祭曰封幸其宅帝臨其家曰幸問所以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也由尊長上衣食或有不均卑幼

禮節或有不備更平相責望遂為爭手異苟能相

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數世同爨

宋李昉字明遠謚文正公子孫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共

爨田園邸舍所收也利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

口日給餉量人數以給飲食命子弟分掌其事婚姻喪葬費

有常數焉

置立義庄

宋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蘇州人近郭買良田數千畝

為養庄以養群從去之貧者諸伯叔擇族人長上而

賢者一人主其出納掌管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音兼

不足也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總百口嘗語

去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

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

寒哉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縣賜

完族婚葬

宋朱壽昌揚州人母出嫁桐州生弟妹二人壽昌棄

官物色求之物色其形貌也得遇其母並迎弟妹以歸為

去買田宅居之於宗族尤盡恩義嫁族之孤女二人

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禮儀極其豐美宋神宗聞之

召為河中判

百犬同食

江州陳崇崇子衮衮子昉數世同居未嘗分異長上

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去言每食必群坐廣

堂未冠去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同一牢食一犬不

至群犬亦皆不食犬亦知人道而化之也鄉里率化於義南唐

為之立義門宋太宗詔加旌獎免其徭役南唐偽朝名

兩馬同食

浦江鄭氏十世同爨洪武間食至千餘人家有兩馬

一出則一為之不食馬亦知義禮作及物也展親喪三年不御

酒肉里人效之太祖詔簡拔其子弟赴闕令自推舉今自舉其賢子弟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鄭湜音植為布政司參議上問所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

齊家類人之家室萬化之原自小至大自內及外事不可苟也

諸婦更睦

後漢繆彤上音木下音容字豫公汝南人兄弟四人皆同時業

及各娶妻諸婦分異分財異業又數音胡有爭鬪之言彤深

懷忿乃掩戶自搥呼田步加反捶也曰繆彤修身謹行去學

聖人之道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齊其家乎自責勉

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也為敦睦之行

諸婦聞誠

唐柳開字仲塗每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掩以袖聽訓誠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分門割戶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鮮也不為也婦人言惑也若等寧有是耶也若汝退則惴惴音不敢出一語為不道事也惴惴音賴此得全其家云

訓女箕箒

晉庾袞字叔褒家以孝義稱孤兄女曰芳名將嫁美

服既具袞乃刈荆莠為箕箒箕箒召諸子集于堂男

女以班各行命芳曰芳乎汝少也孤汝逸汝豫安樂

不汝瑕疵戒也今汝適人將事舅姑夫之父母洒掃庭內

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寵之為美欲溫恭朝夕溫恭

敬雖休勿休也

教子規矩

宋呂營公希哲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

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也大寒暑兩侍立終日

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

熱不得去巾襪縛禪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小

正之言未嘗一經于耳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

家法名世

唐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去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
每平旦出至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令
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
至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會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
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縉紳楷範

柳仲郢母韓氏相去國休之曾孫相國宰相家法嚴
肅為縉紳楷範歸公綽數年也少長也未嘗見

其啟也常衣去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故仲郢以

禮自守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未嘗不束帶三為太

鎮藩鎮廐大官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

卷

幽室必整

後漢張湛扶修身謹行去動止有則法居幽室必

整遇妻子如嚴君父母也在鄉黨詳言正色三

輔以為儀表三輔以為法則

燕居危坐

宋內翰翰林范祖禹字淳父成都燕居也正色危坐

未嘗不冠出入步履有常處不改几案無長物閑雜紙墨刀筆終歲不易平生所觀之書未嘗觸損衣稍華者不服衣雖破無垢汚履雖穿如新皆出自然未嘗有意如此

遠色類

以義制欲以禮防非則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矣

坐懷不亂

魯柳下惠名獲字展禽為魯大夫遠行歸宿於郭門外頃間刻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懷中以衣覆之至曉不亂從者悅惠之志正

閉門不納

魯男子獨處一室鄰之嫠婦音無夫之婦亦獨處上一室時夜風雨暴至嫠婦室壞趨而托焉男子閉戶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在而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汝幼吾亦幼是以不納汝也嫠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嫠婦不建門之女以衣覆之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此者也

明燭避嫌

魯顏叔子戰國獨處一室夜大雨比避舍屋崩也

倒一女子趨而投之叔子使執燭於手燭盡焚燭以

繼燭以避嫌也至明不二志其篤行去如此也

心動其也

明燭達旦

蜀漢關羽字雲長勇而重義為主劉先主守下邳曹

操攻破之擄先主家室欲亂其君臣之分去使劉先

人與羽共寢一室羽避嫌執燭侍立至天明肅肅如

待君父下邳地名

不易貴妻

後漢宋弘字子仲長安人為太尉帝妹湖陽公主新寡

光武帝與論群臣以微觀其意察其主曰宋弘威儀

群臣莫及帝曰試圖之後弘被引見引入公主坐屏

風後帝因謂弘曰諺云俗語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

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小可

帝顧主曰目視事不始也

不棄舊女

宋劉庭式未第時為書議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

幣幣禮庭式及第而其女以病兩目皆盲目盲

貧甚不復敢言婚嫁或勸納其幼女庭式不可只說

日言古事 卷四
為廢人某若不娶此女遂無所歸況吾先許之夫豈
負初心哉竟娶盲女偕老生二子皆相繼及蒙
周五代之恭叔未第時議婚下一女登科後其女嫁日
遂娶之愛過常人焉

日記故事大全卷四終



明治六壬申

一月九日永之

明治六壬申 年一月九日求之

明治六年

一月九日求之

